# 後漢書補注

#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 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子陵　陵弟元　楷

河南開封人世系曰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生衢衢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約約生季季生徙徙郎苛苛生稺稺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何焯曰隗囂下疑當重一囂字明年三月晦案紀七年二月癸亥晦也朝廷若用功臣袁宏紀曰建武七年二月日蝕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宰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人位謬胡三省曰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急告之罰尚書大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帝意乃解袁宏紀曰上乃解曰言不當如是耶依經守義文章謝承書作詞溫雅續漢書曰興為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文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也尤明左氏周官左氏見上經典序錄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于歆還家以教門徒

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賴案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 作春秋難記條例 經籍志曰鄭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 舊防 王充學曰舊制也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解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 以明經給事中

再遷 東觀記曰廬江獻鼎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棣案此事在永平五年 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 胡三省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于匈奴也 氈裘 焦氏易林曰旃裘羶國文禮不飾前書匈奴傳曰其皮革被旃裘胡三省曰旃與氈同 范升 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 聖者無不聞 補注 朝以遠者不服云云 胡三省曰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于莽之法令也 平說 王充曰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平說者謂平其然否而下說猶平奏平署之類也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 劉知幾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眞受經作傳青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泥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見成敗耳依乾之意非丘明所蕭也以其不受經也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但漢人傳經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來不立學官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人也 許淑 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大中大夫杜預春秋釋例序曰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中大夫 律歷志曰大中大夫

許淑脫大字 騶夾 阮孝緒七錄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婁壽曰騶氏鏡銘作騶司馬遷曰嘗有三騶子班固傳並作鄒則知二字並通用 而多反異 王伯厚曰晁氏云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云反異也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何晏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又曰正其本萬物理 劉向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迥曰易緯通卦驗之文 坐繫得出 見楊政傳 父欽 許慎五經異義引奉德侯陳欽說春秋 丘明至賢親受孔子 沈直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其本事左氏傳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記載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與新論殊乖後人疑之 虛言傳受之詞 何休注公羊春秋言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敬等乃始記于竹帛故云虛言傳受之詞 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前書劉向傳曰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辟司空李通府 案經典序錄元為司空南閤祭酒華嶠書曰元辟司空掾宋宏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案宏建武六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七年李通為司空 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袁宏紀作賓臣者王 陪僕

猶陪臺也左傳中無字曰僕臣儓僕臣臺文徽經典序錄曰徽字元伯潁陰令謝曼卿儒林傳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注國語二

十一篇韋昭國語解序曰鄭大司農爲國語訓解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瞭矣使作

神雀頌王充論衡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逵于是具

條奏之何休公羊序曰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紀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休所指蓋顏嚴之徒說公羊者也經典序錄曰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徐彥公羊疏曰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逵作長義奏御于帝欲廢公羊也

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閻若璩曰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范書違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者不合蓋隋志不詳考此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爲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初無所非也棟案方術傳論曰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興傳無附會讖之事而逵傳有之閻說不誣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

侯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之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

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

爲此語以洪山堯後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于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之苗胄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襲圖讖之說而爲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曰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

**注華渚** 宋均曰華渚渚名

**古文同異** 許沖上說文曰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達曰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則劓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也

**并作周官解故** 馬融周官序曰成帝命劉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也鄭衆成序曰鄭少贛仲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彦曰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說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遂解行于世衆解不行

**弟子及門生** 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見集古錄

**祝少賓** 何焯曰祝與祝同指少賓以晉也

**後累遷** 東觀記曰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遂爲諸儒宗** 漢晉諸儒稱康成曰鄭君稱逵曰賈侍中是爲儒宗也

**知孝讓** 東觀記曰有所噉必先讓父母

**顧奉** 張勃吳錄曰奉字季鴻儒林傳曰奉受嚴氏春秋于豫章程曾

**皆見擢用** 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奉崧而外又有畢海胡母官萬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

**道路但聞**

誦聲益部耆舊傳曰霸與賢士勸教講授一郡蒸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郡界不寧益部耆舊傳曰新人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涌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波止四遷爲侍中華陽國志曰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也會疾卒華陽國志曰霸遷侍中遂授五更尊禮于文學棣案漢官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是以國三老袁良碑云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知結髮爲首妻也然常璩載霸妻馬氏敬司撫霸前妻子女恩愛若一則後妻亦得爲五更矣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縣華陽國志曰霸妻馬氏名敬司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敕遂葬蜀謚曰憲文華陽國志作文父贊曰符敷文父勤恪功重德濟會稽道崇辟雍楷字公超孝德傳曰超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泪焉五府連辟章嗣立曰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告河南尹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之覺悟知已意也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謂詔書羣俗羣一作儒優賢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謝承袁宏皆以梁胤爲冀弟與子別名胡狗案不疑與胤先後爲河南尹故衆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胤即不疑字也蔡邕集云胤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是胤字不疑爲一人無疑焉

桓榮子郁　孫焉　曾孫鸞　元孫典　元孫彬

丁鴻

九江朱普東觀記曰榮事九江朱文郎普字見經典序錄止宿太子宮抱朴子曰明帝在東宮從榮受孝經講誦不息東觀記曰與元卿俱措拾投閒輒誦詩執業胡三省曰執業猶執經也兄子汎袁宏紀曰上書讓孤兄子又東觀記孤兄子一人學方起當是雍之子躬天然之姿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召訓本傳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奉車都尉東觀記曰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入省事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鄭康成曰若今尚書入省事賈公彥曰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向苗孫愐曰向姓出河內本自殷宋文公子向文旰旰孫戌以王父字爲氏父麟麟一作驎見文士傳古字通早有才惠文士傳曰驎伯父揚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坐揚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陵陽侯陵陽縣名屬丹陽郡鮑駿袁宏紀作俊注曾陽鄉在尋陽郡也郡當作縣屬廬江郡兩漢無尋陽郡或作南陽謂魯陽縣之鄉也但案下注引東觀記云以廬江爲六安國徙封馬亭侯則爲尋陽縣之鄉審矣樓望江徵陳留志曰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于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故有傳擢從校

書 刊誤曰衍校書二字棟案如劉說則擬從二字無所附麗或作尚書 注以盧江為六安國 案孝明八王傳彭城王恭以元和二年徙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也 守實不虧 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 朔日辛卯 蔣杲曰案日當改作月坊本訟訛已久不可不正 利器不以假人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觀記曰夫帝王不以重器假人 初除謁辭 初除者先謁辭于大將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為初除則謁之官則辭殊為費解 受臺敕 胡三省曰初除者詣尚書受敕 久者至數十日 棟案漢制長史初除詔書治嚴冀州諸郡不過五日惟尚書郎一月所以優之也 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云云 王應麟曰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 厚其名 華嶠書作享其名 論曰以下至類乎徇名者焉 以上皆華嶠之詞 禮容 飾禮容成文法

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璇

戮力 賈逵曰戮力一心也當作勠高誘戰國策注云勠其字从力 宛陵 屬河南一作菀 冠五梁 冠無五梁故贊云矯妄冕服也 初平中卒官 何焯曰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磬牙 牙為㸦字之誤孫愐曰互俗作㸦前書劉向傳宗族

磐互易大商積冢之牙鄭康成讀爲互易說互體亦作牙音吾 周生 車騎將軍馮緄碑作禾生稚案漢以前周與朱同音張由反范容周生揚徐鳳盜非有名籍可考止揲其當時所傳姓名故與史所載各異也 尹燿 本紀作燿 勉皮冠 東觀記曰鹿皮冠也 稱皇帝 黃帝紀云稱黃帝案下文華孟稱黑帝當時皆以黃爲土德以代漢黑爲水德以滅火則皇字應作黃又紀載勉稱黃帝在永嘉元年三月與傳異帝堯碑以皇爲黃靈臺碑陰以黃爲皇知黃皇古字通 桀

營于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宜州 續漢志曰九江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于此當塗在今屬滁州注誤也苟淑傳注亦同惟下邳惠王傳注云當塗在今滁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得之蕃寧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 錢邑 胡三省曰錢陽錢也邑封邑 東城 胡三省曰東城屬九江郡 攻九江殺郡守 案本紀太守楊岑也 馮緄字鴻卿 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字皇卿胡三省曰緄古本反 少學春秋 車騎將軍碑云少歐學問習父業治春秋嚴韓詩倉氏兼律大杜 父煥 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 建光元年 通鑑考異曰紀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句驪元菟而高驪傳有姚光上言益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皆誤以建爲延 歐刀 胡三省曰古歐冶子善作劒故謂劒爲歐刀烏侯反 徵奮抵罪 魏書公孫淵傳曰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姦臣矯制者 會煥病死獄中 案馮煥殘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曰建光之元即永寧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以四月終故碑尚用舊年也 七遷 車騎將軍碑曰弱冠詔除郎還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

都長郡縣吏州舉尤異遷犍爲武陽令誅疾强豪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徒府侍御史**爲廣漢屬國都尉**趙明誠案碑自

舉孝廉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擊破羣賊**車騎將軍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雲朱生徐鳳

馬勉張嬰等坐逆州郡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 進**遷隴西太守**碑云坐問吏事句不分去官**又武陵蠻夷悉反**

**寇掠江陵間**風俗通曰武陵蠻夷叛高攻燒南郡**劉度**案清官舊事度延熹初爲刺史**有詔勿劾**袁宏紀載稱表曰臣

閫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

業并戰國陪臣猶頼見信之主以全其功况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

陷爲臣不忠帝寢其奏**荊州平定**碑云南征五谿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没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逋賨布卅萬匹潘鴻見

度尚傳桂陽宿賊**推功于從事中郎應奉**謝承書曰將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張敞**清官舊事作張叔

**傳婢**清官舊事作侍婢**策免**碑云緄嘗受封以歸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俱輸左校**碑云緄拜廷尉故荊州刺史李

隗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復爲廷尉**碑云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復遜左右遜位**卒于官**

碑云永康元年十二月薨**弟允**華陽國志作元字公信案律歷志有五官郎中爲光熹平中上言歷元不正或即元之誤也**度尚**荊州刺史度侯碑曰

其先出顓頊與楚同姓熊繹之後鉄亦世掌位統國法度元和姓纂度姓云古掌度之官**除上虞長**案隸釋碑在元嘉元年**擢爲荊州**

刺史尚先以從父憂去官吏舉孝廉爲右校令王是遷拜荆州刺史見度侯碑宿賊胡三省曰宿賊言積久爲賊也深自咎責胡三省曰以失火自咎責也遷桂陽太守度尚碑云遷遼東太守蔵貉寇絹與傳異任肩肩字伯嗣具帝紀注懼爲已負胡三省曰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群賊爲罪會赦見原案帝紀延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械節胡三省曰竹約爲節械節亦械之約約處也說文曰械桎梏也鄭康成月令注曰桎梏今械也身脟甲冑謝承書脟作嬰大事有虛實大謝承書作夫乞傳尚詣廷尉胡三省曰以傳車召致廷尉也棟案漢律四籍有告劾傳覆故永建元年詔曰亡徙當傳勿傳度有罪當傳捕之非傳召之謂也終于廬江太守謝承書盤本傳曰盤以孫行清廉見稱爲廬江太守尋陽令書餉一奩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盤尋取付還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盤尋見甘橄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京師諺曰聞清白張于石延熹九年卒于官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此碑所載荆州刺史碑是兄喬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爲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臺閣閑諳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波駭胡三省曰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也刺史趙凱謝承書曰度尚徵還以天水趙凱爲刺史防禁嚴密無由自訟案謝承書曰璇爲凱横奏檻車徵奇其筆硯猗妄冕服謂張伯路冠五采余鳳冠鹿皮之類是也

列傳第二十九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孔子曰云云 劉知幾曰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故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 樂之遁也 遁一作遁 此能以義養也 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其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褒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汝南薛包 先賢傳云包西平人 若不能使也 告汝也風俗通作汝 包性恬虛 先賢傳曰包歸先人家側種稻種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飯耽道說禮元虛無爲 有詔賜告歸 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告歸絕包在建光中不應尙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天子優禮賜之事臣不用此 仲不可以絕類 詩云永錫爾類鄭氏以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注云類種鄭敬云全犯樹類注云謂有肩嗣是也 爲老母求菜 袁宏紀曰爲老母采者 吾不忍食子 東觀記曰平既免乃拔菜得三升豆以謝恩 政有恩惠 華嶠書曰平爲全椒令掾史五日一朝罷門閉卒書各還就農袁宏紀曰平使掾史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閑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 唯班詔書而去 華嶠書曰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父普王莽時爲田

禾將軍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大夫趙竝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棟案晉從日竝辭王莽傳有大司徒遂竝恩澤侯表云紫兼侯遂普王莽纂位爲大司徒是普竝字通孫叔敖碑陰譜字作遊嵩山石闕銘云竝天四海莫不蒙恩顯矣武云竝天普天古文首是古普以竝爲普孝既至不自名東觀記曰但稱書生寄止于亭門塾鄉黨服其義東觀記曰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伏將熟令弟禮夫婦使出此還孝夫婦共蔬食茹菜禮夫婦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之後伺候見之亦不復肯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孝無子孝有女字阿爲周郁妻見列女傳竝得俱免東觀記曰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殺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又云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生活譚時有一女生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兒子州郡高其義齊國兒萌論衡曰瑯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兒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兒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兒死收養其孤愛不異于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梁郡車成謝承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兒思都爲赤眉所得欲辦之成叩頭曰兒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里落化之東觀記曰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與母歸鄉里東觀記曰革專心養母幅巾展屨縣當案比漢時八月案比有養老之禮故革輓其母至縣也因謝病稱篤袁宏紀曰革遣子與詣闕謝病篤制詔齊相案章帝此詔用昭帝優賜韓福故事孝王生思王衍諸侯王表曰晃薨懷王芳嗣薨無後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也原鄉侯平案王

子侯表楚思王子有安陸侯平無原鄉也觀恂音灌孫愐曰觀姓楚有觀起下令禁民二業黃香傳曰田令商者不農也當在田令中也奪田注華嶠書奪作脫案奪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還宗正東觀記曰建初元年還宗正在朝竭忠盡節匡國事夙夜不懈數納忠謀論議引正辭氣高雅華嶠書曰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會馬英策罷案安紀英于建光元年七月坐災異免不云策罷調訓五品虞書五品不遜史記云五品不馴漢書引書云五品不訓訓與馴古字通處約思純左傳云在約思純杜預曰無濫心周磐汝南先賢傳作盤云盤字堅伯江夏都尉遺腹子也頻歷三城皆有惠政謝承書曰磐初爲安陵令以從弟暢爲司隸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恥復經三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授守先人冢廬遠方知名嗇神養和呂氏春秋曰論早定而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高誘曰嗇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遐命論曰不愛其身而嗇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身嗇其大寶注云嗇愛也寶身也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鄭玄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順少孤養母東觀記曰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周斐汝南先賢傳曰母至孀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太守韓崇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宛陵令蝗不集界異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要會園陵而崇獨清素妻免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還俯味道忘身享晝宵而妻自紡績政

化仁篤覩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階下之子產也妻不循寒儉
之節哭怨無衣 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傳雅秩中二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
治崇府崇使妻出 往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
也嬰錄五十四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書舉天下最年七十四 妻子物餘 蔣某曰物餘當
作 餘
物 洽在官清簡 謝承書曰人遺其雙枯魚啖之二歲不盡以儆化俗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廣雅
曰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
雌物本爲魂雄雌但行三節而雄合物魂魄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陳大夫
設參門之木 何焯曰陳大夫未詳案門疑作同檀弓篇下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
必大爲吾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
同棺乎弗果殺此
所謂參同者歟

# 列傳第三十上

## 班彪 子固

避難從之 摯虞流別論曰更始時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 意者從橫之事 意前書作抑古字通論語抑與之與
石經抑作意薛君韓詩章句云抑意也 願生試論之 生先生也 注揚雄 論衡曰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 注陽
城衡 春秋時有陽城胥渠高誘曰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延百官表作陽成成與城古
字通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人與吾俱爲講學祭酒論衡曰陽城子長作

樂經卽陽城衡也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作後傳數十篇史通曰六十五篇論衡曰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又曰叔皮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任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又撰異同號曰國語論衡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世本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傳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楚漢春秋司馬貞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劉知幾曰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摭傳司馬貞曰案字書摭拾也音之赤反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服虔左氏解誼曰言此四者過從邪起能屬文誦詩賦東觀記曰堅九歲能作賦頌數入讀書禁中每巡守輒獻賦頌御覽云奏記說舊注云前書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任昉文章緣起曰奏記漢江都董仲舒詣公孫宏奏記案仲舒奏記今載古文苑桓梁梁馮翊人見宋宏傳晉馮案史通馮嘗撰大漢史以續史記孫愐曰晉姓本自唐叔虞之後以晉爲氏魏有晉鄙殷肅注固集殷作段案史通肅與京兆祭酒晉馮書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經籍志有段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盡取其家書袁宏紀曰悉斂家書封上具言固所著述意東觀記曰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雎陽令陳宗論衡曰陽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是宗字平仲也孟異異當作冀扶風茂陵人見馬援杜林等傳又撰功臣平

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固爲功臣作列傳爲平林諸人作載記也唐太宗撰晉書爲石勒劉淵等作載記祖述于此

度宏規而大起 李善曰度或爲慶慶與羌古字通小爾雅云羌發聲也 閭閻且千 三輔黃圖曰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 商洛緣其隈 盛宏之荊州記曰上洛有商山班孟堅所謂商洛緣其隈高士傳謂地肺即此 敷棻 李善曰棻與紛古字通 乘茵步輦 李善曰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茵於田切 合歡 李善曰漢宮闕名長安有合歡殿

元元本本 前書敘傳曰元元本本數始于一 輕信 信當依棐作迅 愕貽 方言曰貽逗也西秦謂之貽郭璞曰逗即今住字貽謂住視也敕吏反司馬貞謂貽與瞪同失之 震震爚爚注奔走之貌 李善曰字指曰儵爚電光也棟案震爲雷爚爲電故下雷奔電擊 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 論衡曰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以車騎行酒肉故春秋傳云行爵食炙馬融廣成頌亦云清醪車湊燔炙騎將 招白閒 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鷳古弓名案下云揄文竿與白閒對以爲鳥者非也

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

末造 儀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曰造作也 同符乎高祖 東觀記曰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風蓋颯灑 集作㭎麗李善曰劉歆七略曰雨蓋琴龍紛容悠悠說文曰琴木枝條琴儷皃 厲御 李善曰厲御厲車之御也 范氏施
御 李善曰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蓋懷以范氏爲趣之御人引孟子以證之誤甚 抗稜 漢書李奇注曰神靈之威曰稜 戾
游游游 說文曰游水搖也 伶抹兜離 伶抹集作㑃抹兜離猶侏儒古聲兜侏相近蔡琰詩云言兜離兮狀窈停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引見白虎通 玉潤而金聲 李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 讜言
說文曰讜直言也趙岐引書曰禹拜讜言周書祭公解曰王拜手稽首讜言 白雉 論衡曰孝明時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李善曰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 綴學立制 制赤制也詳郅鄆傳注大戴禮小辨篇云綴學之徒劉歆書云綴學之士 度宗 顧命度作宅古今字古文宅作庑故作度 三五華夏 李善曰參五猶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還于鎬亳也 光被六幽 幽讀爲微說文曰幽从山中从絲絲亦聲丝微也
尊者無與抗注云抗猶敵也讀爲康 案明堂位云崇坫康圭鄭注云康讀爲亢龍之亢亢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是古抗字讀爲康也 黃麰 李善曰韓詩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 君臣動色 今文泰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王王動色變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也 絣萬嗣 蔡邕注云絣使也李善曰絣與拼古字通 以母
喪去官 固母樊叔皮之女也如淳云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子意 寒朗

故以次第爲氏 孫愐據後漢書有第五第八等氏也 王伯齊 表紀作王伯春 陌上號爲道士 東觀記曰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閭與 袁宏紀曰襃爲謁者從事篤至長安言倫于輿復出爲郡吏也 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聖主也 劉知幾曰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王應麟曰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于書之典誥也 補淮陽國醫工長 東觀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爲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藝但假印倫請于王王賜之綬百官志曰醫工長主醫藥比四百石 追拜會稽太守 謝承書曰時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泣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卧便渡 躬自斬芻養馬 北堂書鈔引後漢書曰倫爲會稽太守常疏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衆知復追之 東觀記曰百姓閭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身自耕種 東觀紀曰躬與奴共發株田種麥 顯拔鄉佐元賀 華陽國志曰政事大司農元賀宕渠人益部耆舊傳曰賀字文和州辟爲從事舉姦摘伏人無怨東觀記曰賀爲九江太守行縣齎持乾糒但就温湯而已 于是爭賕抑絕 說文曰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古文尚書呂刑曰惟貨惟求馬融曰有求請賕也 臣無作威作福 鄭元尚書注曰

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胡三省曰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當出征西羌建初三年况乃以為從事案雋傳從擊西羌戰歿于射姑山則雋實死事倫之言為不誣矣然常疾俗吏苛刻華嶠書曰倫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直先以寬和云云化乃治字也躬天然之德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

注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作晏晏思讀為塞者讀思長言之讀塞短言之也晏與安古字通魏受禪表亦云欽明文塞亦當宜譴舉者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覈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倫奉公盡節東觀記曰每上封事自作草不復示掾吏少子頡嗣家君曰倫未嘗封侯所稱嗣者何也嘗考卒官水經注曰頡永建中卒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衛宏漢舊儀曰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入奏四科補賊決其以清詔使案問事御史為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所職部中二千石以下單超兄子匡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弟子遣刺客刺羽客乃任方也見楊秉傳忘戰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無忌卽宰其黨與三千餘人降考異曰案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臧旻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遂以事陷種考異曰帝紀李

雲死在延熹三年祢衡紀在二年秋據案楊衆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舉超使客任方刺衛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則李雲死與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皆所論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紀似近之 **甄子然** 鄭志載答甄子然難禮蓋與臨碩孝存同爲康成之友惜逸其名羅泌曰甄本育堅陳留風俗傳曰舜陶甄河濱其後爲氏樅案茬子縣陳通齊周王以爲中將美其族遂命爲甄氏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問以惕列士之心與豆三斛是子然乃列士 **送吏** 遷徙有送吏猶令之解徒也 **會赦出卒于家** 樅案三輔決錄注稱子巡字文休辟太尉掾與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

**鍾離意** 世本曰鍾離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姓 **少爲郡督郵** 意別傳曰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署意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會稽典錄曰鄮縣紀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列分居各得田十頃列死歲飢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列兒長大訟掾史議皆曰列孫男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奸挾私貪利忘義列妻子雖以田與常因迫土之至非私贍也請常田俾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入言于太守** 意別傳曰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也 **所部多蒙全濟** 意別傳曰意露車不從身術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諸神廟爲民禱祭召錄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然後施行其所臨戶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自出行災皆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再遷** 案意別傳太守實翔召意署功曹又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辟大司徒侯霸府** 意別傳曰署議曹掾 **上書**

言狀意別傳曰意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得
奏以見霸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檀案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吏何乃仁恕爲國用心平如此則范
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後除瑕丘令意別傳曰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悍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
掾敎謂之曰令昔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𤋲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爲之耳掾之氣勢
安若宜愼之因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繫之直走至寺門
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敎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詣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坐曰令前
告汝嘗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數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胸坐掾史
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遂令建進藥而死案別傳所載與此異曰意爲瑕丘令立春遣戶曹史檀建賫脯醢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于
家還白意言受他曰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不受脯醢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
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
士衆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旣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得無有不信于賢主耶建
長跪以情悔懼意罰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
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汝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遂飲藥物故遷堂邑令東觀記曰意爲棠邑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資茅竹或
持材木趣作不日而成旣畢爲民解土祝曰興
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縣人防廣爲父報讐袁宏紀曰廣遺腹子
也意得珠璣意別傳曰交阯刺史張恢居官貪亂珠璣貨玩乃有石數也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閭尸子曰孔子至于勝母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案淮南子及鹽鐵論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從禽廢政易象傳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愚戇韓非子曰嘉厚純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帝策詔報胡三省曰策詔者謂詔書策也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呂覽九月紀曰湯克夏而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於是翦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解衣就格注格拘執也棰案高誘淮南子注格榜狀也注以為拘執失之使復冠而貰郎意別傳曰意為尚書僕射其年何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暨鄧受詔誤以為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鄧欲死意獨排省閤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鄧貰誤發雷霆之威海內避遯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鄧錯合大義悲損怒消貰鄧敕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于此郎隱發胡三省曰隱者人君耳目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提搜胡三省曰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反擲物以擊之也曳拖也引也會連有變異袁宏紀曰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案鹿鳴詩云和樂且湛又云以燕樂嘉賓之心注後世修吾書董仲舒仲舒通春秋洞天人性命之理故見諸緯書後德陽殿成永平七年成也注解土王充論衡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象鬼人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

快意喜謂鬼神解謝陝禍可以除去

宋均 謝承書曰南陽宗資祖父均廣韻曰宗姓周卿宗伯之後出南陽遊明誠金石錄云宗資墓在南陽有天祿辟邪知宋均當作宗均論衡程材篇曰東海相宗叔庠即宋叔庠也又案南蠻傳載均矯詔事與本傳略同而彼傳乃作宗均則均姓爲宗明甚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益指均與宋欽道也然則此傳宗均訛爲宋均自唐已然矣

矯制 何休公羊注曰詐稱曰矯

先自劾矯制之罪 案矯制在賊律

遷九江太守 續漢書曰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袁宏紀曰均悉省掾史閑劇府內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焉

於是遂絕 風俗通曰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

遷東海相 論衡曰叔庠爲東海相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十九

駁議 蔡邕獨斷曰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處正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合于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多合上旨 華嶠書曰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未嘗不合上意

即席 即就也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白虎通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

章和二年 案袁宏紀爲章和元年事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袁宏紀曰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出師而帝寢疾

孫俱 司空宗俱碑曰公諱俱字伯儼南陽安眾人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舉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适曰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

宗爲宋酺俱持國秉一歲有半雖無列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誹書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祿一人之數也

寒朗袁宏紀作塞朗考異曰今有塞姓音件胡三省曰案姓譜有寒姓以爲夏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棟案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

王平王梁傳梁生禹禹生平也

隧鄉侯耿建耿純傳宿封隧鄉侯非建也坐楚事爲耿阜以東光侯徙封莒鄉侯隧當作莒建當作阜

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胡三省曰鄧鯉劉建無考棟案袁宏紀作濩澤侯劉鮮曲成侯寶進劉元傳元三子求歆鯉求爲褒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徙封濩澤侯然則濩澤侯乃劉巡非鯉也寶建亦無考

錯愕史炤釋文曰錯倉各切或作諎諫也愕逆各切相遇也或作遌李善曰爾雅曰遌見也與愕同

左右方引去袁宏紀曰將下捶之

舊制大罪禍及九族漢律曰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弃市尚書歐陽夏侯說曰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云九族

無敢牾陛下者許慎淮南子注曰牾逆也

匡帝以耆吳棫曰耆詩戈切

寒君爲命命讀爲名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

#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一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 列傳第三十二

### 光武十王

二十八年就國東觀記曰二十八年十月就國靈光殿水經注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身既天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胡三省曰言身既天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息政小人也胡三省曰息子也政其名袁宏紀曰政淫欲無行故彌以爲言天子覽書悲慟東觀記曰上發書相所上檄下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也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袁宏紀曰司空魴比陽公主彊女沘陽公主適竇豐侯竇勳克己率禮馬融論語注曰克己約身也善說京氏易東觀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自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時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

哉王夫序之終始如一東觀記曰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子節王正正世系作丐晚節顏師古漢書注曰晚

節猶言末時也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袁宏紀曰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也奉黃縑白

紈三十匹東觀記曰黃縑二十五匹白紈五匹伊蒲塞塞即釋也前書西域傳曰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

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張騫傳曰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交通方士論衡曰道士劉春熒

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柔劉春疑即濟南王康傳劉子產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論衡曰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民有屬于王欲

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羅于法陸侯前書志六安國有六縣後漢省入廬江朝陽案朝陽本屬濟南後漢為東朝陽也隰陰本志及宗俱作

作濕陰而封志作濕陰招來州郡姦猾袁宏紀曰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招來州郡姦猾也東朝陽郡上朝陽縣西

平昌北海有平昌故此加西即上平昌縣當是永平以後所加後復省科品科科條也品品制也文繁者質荒木勝

者人亾袁宏紀曰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亾經傳所載也案文質之說見論語晉語曰土茁謂知襄子曰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案成三年而知氏亾此木勝

人亾之說也註顧夷吾地記此顧夷所撰吳地記也吳郡吾雅有智思東觀記曰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袁宏紀曰蒼

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雅有識度拜為驃騎將軍東觀記載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

將軍湖陵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陸鄧展曰元和元年改也乃許還國袁宏紀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衛上將軍印綬謙讓曰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伏軾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副是要腹呂覽曰帶益三副高誘曰副猶倍也言王之言大倍于要腹也能趨拜者史記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上疏云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也帝甚善之東觀記曰上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比之曠然發矇禮記仲尼燕居曰二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矣吉凶俗數桑漢時有葬歷及圖墓書皆所謂吉凶俗數見王充論衡也山陵辛氏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聞于師見哀公問也假紒紒一作髻晉義家說文郎篠支髻也李善曰紒帥髻字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髮後垂于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楝案紒髻結古字通仲尼車輿冠履鍾離意別傳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躬俸顧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胡三省曰四王皆帝諸父故異其禮楝案白虎通曰諸父諸兄不名何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然則王者不名之臣不獨諸父兼諸兄也省閤省閤人禁中閤門也帝馳遣名醫東觀記曰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續漢書曰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別字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竝集覽焉經籍志曰梁東平王蒼集五卷遣大鴻臚持

節袁宏紀曰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惜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亭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明年元和元年也賜御劍于陵前水經注曰無鹽縣有憲王蒼冢碑闕存焉以蒼敬賢下士案東觀記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英雄上書表薦桓虞等處已禮下與參政事陳珍珍官至司隸校尉見黨錮傳孔子論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此子貢之言誤稱孔子桃鄉侯任城有桃聚注云桃鄉也行宏宏元初元年爲五官中郎將見李氏家書封山陽公歐陽忞曰治射陽縣遠斥居邊注封之于魯何焯曰居邊謂爲中山王太后注非尸柩在堂沛太后郭氏建武二十八年薨也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帝紀曰坐死者數千人易于太山破雞子此語未知所出墨子貴義篇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毁也其言有似于此迎能爲畧者與謀議續漢志曰荊與沈涼謀逆爲洪曰廣陵敬奉李頎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元壽弟不可考惟命鄉侯不載見李利涉編古命氏說後以虎賁官騎袁宏紀曰詔賜羽林右騎爲虎賁又分上官騎子弟以爲官騎稱娖前行娖一作促古字通輿服志曰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稱促者所以促行徒也國相舉奏案陳寵傳將汝南張郴爲中山相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憲毋沮陽公主古人謂甥爲出神道神道之稱始于西漢三輔黃圖曰陽陵門西出神道茂陵神道廣四

十三丈

封琅邪公鄭元曰光武合陽國爲琅邪以封京陽華後漢省開陽臨沂二縣後漢皆屬琅邪中山臨淮無聞天喪注二王早終姜宸英曰無聞指中山天喪指臨淮也臨淮未爲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國五十二年矣而注云二王早終名闕未審非也

#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朱公叔鼎銘曰朱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家世衣冠朱公叔鼎銘曰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襲注孔休休字子泉見卓茂傳阮況孫愐曰阮姓出陳留音願遠切主簿大驚袁宏紀曰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歸叱之曰將軍何獨不朝也主簿遽以白就以義犯率率讀爲渠率之率應劭曰率渠名也服虔曰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張斐律表曰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曰無罪而坐率然則率者渠首坐罪之名或以屬下讀者非厚賑贍之東觀記曰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經用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賈公彥曰漢時穀入司農錢入少府安帝時至陳相朱公叔鼎銘曰考爲陳留太守不云陳相也初舉孝廉朱公叔鼎銘曰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

諫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龍書焉

注更問風俗人物 張璠漢記曰太守問貞婦孝子隱閭未彰言于府穆曰方今聖代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櫛不可勝數

甚見親任 朱公叔鼎銘曰孝順晏駕賊發江淮府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張璠漢記曰梁冀鑿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朱穆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戲也

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案淮南子曰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坤上六在亥亥者乾本位也乾坤合居故有龍戰之災

五位四侯 五位謂侯大夫卿公辟也四侯坎離震兌也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虞翻曰乾爲積善坤爲積惡

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 袁宏紀曰穆意欲言宦官恐數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云云

嚴鮪 當作劉鮪

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 穆所指謂人君左右不得其人恐小人長而君子消故有龍戰之言非鮪所謂也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朱公叔鼎銘曰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遷于郎中蔡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察業前史劉知幾曰元嘉元年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號曰漢紀朱穆爲侍御史以不肯阿順免官復爲郎中及遷議郎與邊韶崔寔增修漢記范史皆不載也

注顧懽注曰 顧懽老子義疏四卷

美韓稜之抗正 案上文未及稜事必有失據巢已亾無從是正

注詩云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宋本選作算見王氏詩攷算與選古文通注及我為侍書御史侍書當作持書持書本治書御史也或云書字衍注昔我為豐令案朱公叔鼎銘穆嘗為宛陵令今云為豐令未詳注我下為郎鼎銘所謂遷于郎中時也拷掠割剝選令充足袁宏紀載穆諫曰京師之費十倍于前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尊府胡三省曰尊府指大將軍府也馬免將梁曰案帝紀作勉又奏記極諫詳袁宏紀也注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漢時郡府聽事壁皆有像贊注其清濁進退上之司隸故從事欲畫穆形太學書生劉陶等何焯曰書字疑衍楝案陶時在太學故云太學書生內官胡三省曰內官即中官崇山王充論衡曰堯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海經曰狄山帝堯葬于陽酈元曰狄山一名崇山口含天憲胡三省曰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乎其口也餓隸漢書敘傳曰信唯餓隸布實黥徒呼噏胡三省曰噏與吸同徒感王綱之不攝胡三省曰攝飭整也於是徵拜尚書鼎銘曰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注常伯侍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選于侯伯轉補衮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通命兩宮百官志曰小黃門宦者無員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延熹六年卒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丁巳卒于京師鼎銘作乙巳追贈益州太守鼎銘載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灌謁者中郎楊賁贈益州刺史印

綬魂而有靈昭其寵榮蔡邕張璠漢紀曰邕薨至穆家爲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諡穆曰忠文○邕集曰門人陳季班等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下之所造故顏丹至德不聞有諡蔡朱二子各以逸世廢匹不立故私諡也文忠碑作忠文公一作忠文子京兆長陵人也世系曰穆之先樂毅趙封望諸君毅孫以叔漢封華成君子孫自趙徙長陵也常俯伏寺門東觀記常伏寺門外陳地晝夜啼泣三輔決錄亦云楨案此與嫣皓事相類皓見會稽典錄博士焦永袁宏紀作焦貺案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貺坐楚王英事被收袁紀稱貺皆爲博士後爲河東太守則永當爲貺也楊政政見儒林傳及司隸校尉案袁宏紀司隸校尉司空恭也素餐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上書陳俠忠節何焯曰時上書者自陳之外有趙牧見明八王傳注扶風平陵人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武帝時爲廷尉正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顏籀以爲宣帝始置左右平而決錄云漢武時爲廷尉右平謬矣倉帑帑本古奴字服虔通俗文始以帑爲帑藏字注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鄭元尚書注曰所賜之幣蓋瑋以皮空空胡三省曰空當作倥倥悾謹愨也齊煬王煬袁宏紀作煬案齊武王傳哀王章子煬王石嗣注云殤作煬斗筲之人鄭元論語注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臣敞區區廣雅曰區區誠也還汝南太守三輔決錄曰敞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敞懼撤之賢命士改脩德化事見黃香集及舉

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案以春秋斷獄之法始于董仲舒前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應劭傳劭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前書五行志曰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 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 賈子新書曰秦人有子家富子壯而出分抱朴子載漢時語曰察孝廉父別居皆俗之薄也北海相景君碑云分于邊養此云出居者皆歸養漢時循吏皆以美教化爲先務也

##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鄳侯 鄳屬江夏郡蘇林曰鄳音盲 讓國 東觀記曰彪以嫡長爲世子邯堯當嗣爵讓與鳳也 喪後母 華嶠書曰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 賜策罷 袁宏紀載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厲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 賜爵關內侯 北宋本作關中侯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關縣 顧炎武曰見前漢志世祖省 拜揚州刺史 北宋本作揚案漢隸皆作揚後人惑于俗說改爲揚也 戴閏 孫愐曰戴姓出濟北本自宋戴穆公之後風俗通曰凡氏于諡戴武宣穆是也 注從書佐假車馬什物 漢雜律有假借不廉之條見陳羣新律序 注直符 前書王尊傳直符吏詣閤下師古曰直符吏若今之當直佐吏也

注宰士風俗通曰謹案春秋苟公曰宰其爽為士言于四海無所不統焉久處畢外畢外猶單處也周書曰老弱畢處孔晁曰單處無保障

子盛嗣案荀彧傳有尚書張盛其禹子與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司馬貞曰案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

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洪邁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

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

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

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

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云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棟案孝經緯鉤命

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

語撰攷讖曰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故鄭康成作論語序以為子夏等所撰也遷太尉漢官儀載殤帝策書曰司徒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自是因以為比鄭康成禮記注曰已行故事曰比侮辱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婢曰侮郭璞曰言為人所輕

弄一切之恩顏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棟案漢東海廟碑云念四時享祀有常每飾壹切旋則隨崩則知一切者權時之語顏說是也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注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案公羊隱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敏所引指此註誤華

容余知古曰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在焉六世祖閎諸宮故事作綱大司農馬宮北宋本作大司

徒濟宮故事亦云案元壽三年宮自右將軍遷大司徒孝平元始五年爲大司馬流俗本作司農者誤也注娶江陵黃氏生康蔡邕集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廟初都尉娶于故豫州刺史郎黃君之姊生太傅順及叔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齔而夭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云則康爲廣同母弟者舊傳誤也密占察之方言曰凡相竊視謂之占又云闚謂之占指廣以白雄三輔決錄注曰眞年未弱冠知廣有公卿之量也探籌高誘謂探籌捉籌也荀子曰探籌投鉤冏革胡三省曰冏轉也反也剝異王懋曰剝合作駁字坐不衛宮案漢律有是條故云坐晉書刑法志曰賈充就漢九章仍其族類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是也及母卒摯虞決疑要注曰太傅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形祭且送葬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謁者李納也丁肅肅濟陰句陽人胡夫人黃氏神誥曰濟陰故吏舊民中常侍丁肅等思慕化廣當爲濟陰太守故云故吏舊民注建寧二年自大鴻臚拜太尉案靈帝紀云建寧四年又云自太僕拜太尉與此不同蔡邕集稱咸歷官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乃遷台司位太尉則咸自太僕拜太尉明矣謝承書誤也拜家一人爲郎中案蔡邕集廣有五子皆先廣卒所拜者或其羣從若孫曾也無咎無譽荀子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 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 子敞 元孫閎 張酺 韓棱 周榮 孫景

汝南汝陽人也袁宏紀曰汝南宛人懼然袁宏紀懼作瞿古字通後舉孝廉案陶宏景眞誥安爲書佐爲太守韓
崇所敍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鑒也袁宏紀曰安舉孝廉爲郎謁者除陰平長汝南先賢傳曰安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食相不入舉安聽使輸芋曰百
姓餓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殷芸小說曰陰平先有蠱㵎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蠱遂爲沉淪伏而不
起乃無害雨湊風焉得出者四百餘家汝南先賢傳曰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徵爲河南尹袁宏紀曰安徵
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執吏也何言諸生耶錮人于聖
世漢法贓吏子孫三世禁錮故云但安隗素行高惠學士曰先秦兩漢文凡轉語從未有用但字者南宋文氣卑靡朱子集注多用但字范蔚
宗之筆非東漢文也但古文袒後世改但爲袒而以但爲文氣亦卑此蔚語辭漢文作第不作但故但去爲第去非轉語乃後世方言不合古訓阿佟袁宏紀作阿脩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考異曰袁紀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爲阿脩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
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與范書不同至乎章和之初北宋本如此今本乎作于言行君子之樞機鄭元
注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京字仲譽風俗通曰京有堂構之稱矜于法度歷廣
漢南陽太守風俗通曰彭歷典三郡彭弟湯華嶠書作陽案陽子達字周陽湯不得爲陽也多歷顯位袁宏紀曰湯初

爲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値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
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爲耆舊傳 以災異策
免 桑案紀湯永興元年致仕 湯長子成 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 左中郎 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 逢
字周陽 桑案西嶽華山碑逢嘗歷宏農京兆二郡太守在桓帝延熹中 特優禮之 華嶠書曰熹平中天子引逢爲三老賜玉杖玉當作王 注
以朱沙畫之也 北宋本如是俗作砂 袁赦 袁宏紀作袁朗案梁冀傳當作赦 張俊者蜀郡人 常璩
曰魏郡太守王牧鴈尹方爲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 形容已枯 俗本已作以 識其
狀貌傷其眼目 北宋本如是俗本其作臣 臣俊徒也 蔡邕集曰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聽赦一等輸左校
上書謝恩遂以轉徙 少勵操行 風俗通曰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令傳不載袁宏紀曰閎元節隱遁不慕容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精糲 不受賻
賵 俗本賵作賻 衰絰扶柩 謝承後漢書曰飢食麥茨渴飲行潦 居處仄陋 俗本仄作側 或以爲狂生
風俗通曰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不履食止壃藁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強 卒于土室 高士傳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隸案郭
泰傳亦有此二語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 史記曰封張壽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陽侯徐廣曰漢記張酺傳曰張
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 後廢 史記曰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 祖父充 何焯曰張充亦許子成所授

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 東觀記曰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音聲流喝注流或作斷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榜人歌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李善曰嘶蘇奚反王充論衡曰斷喝濕下者天雀誤本莊子曰兒子終日號而不嗄今本喝作嗄則喝猶嗄也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其舉狀曰身無金痍痼疾青身有傷故不舉也 竝會庭中胡三省曰東郡庭也 遷魏郡太守 東觀記曰酺遷魏郡百姓垂涕送之 鄭據小人 袁宏漢書袁安奏司隸鄭據阿附貴戚無蹇節之義又案梁竦傳據為漢陽太守傳考竦罪則據先嘗阿附梁實後復背之故袁云小人也 非所以垂下國典 北宋本如是俗本下作示 宜與天下平之 淮南子曰平詞訟高誘曰平治也 酺遂稱篤 袁宏紀曰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耶其勿復言 嘗來候酺 漢時謂迎客為候何焯曰候字殊乖義理案東觀記止云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月候酺之語當是范氏所增也 于是策免酺歸里舍 袁宏紀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正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于兩觀之下有殷憂之青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甚[illegible]焉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罪有攸害 訟酺公忠 袁宏紀曰敞等多言酺公直忠正不宜久棄草廬也 曾孫濟 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頓車于道濟節收捕舉屍都市也 靈帝以舊恩 項峻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于[illegible]青[illegible]左校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時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嘗以財得三公爵常依淵

以說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
學事之濟遂往盡爲僕僕別數百萬脩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太子而濟遂至司
空 棱陰代輿視事 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故輿代之視事也 五遷 東觀記曰棱除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
邳獨無雹袁宏紀棱先辟司徒府也 陳寵濟南椎成 東觀記曰一室兩刃其餘皆平鍛 注漢官椎成作錐
成 謝承書袁宏紀皆作鍛成若顧書曰鍛椎也 恐爲奸臣笑 北宋本如是俗本臣下有所字 休沐 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政號嚴平 東觀記曰下車表行義救幽滯擢舉濕伏 政有能名 風俗通曰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
徵遐救復爲沛相本傳所不載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延熹八年事見五行志 宰士 王應麟曰周官太宰之屬有上士下
士公羊所云宰士隱元年宰咺鹽鐵論文學謂丞相史曰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是也又見翟方進傳 卒遇飛禍 胡三省曰卒讀曰猝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
豫而備若鳥之飛集也 擢爲尚書令 東觀記榮本傳曰榮爲尚書盡心奉職夙夜不息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又曰煥乎其有文章 光祿郎 漢官儀曰光祿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
多至千人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其文曰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 三墳之
篇五典之策 延篤曰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賈逵左傳訓故曰三

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 每爲詔文 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曰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百官志曰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章起草

隨輩 輩等輩也 乃拜與爲尚書郎 延光中與與張衡書歷數見律歷志 景字仲饗 謝承書作仲潛云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棟案饗或作嚮古字通見大饗記殘碑前書宣帝紀曰上帝嘉嚮師古讀爲饗也又案仲饗名景若讀爲影饗之影則當作響嚮又與響通見易繫辭傳及鄭箋訓嚮也 稍遷豫州刺史 謝承書曰景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布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 我舉若可 令偏積一門 風俗通載此語曰我舉若豈可令偏積于一門乎俗本漢書云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三字 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應劭論之曰謹案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蓋人君者闢門開聰號咷傳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遺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蒐祟之韓演不唯善惡是務趁此一概夫不擇而獲用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弟子鎭 陳寵 子忠

小杜律 棟案周所定者爲大杜律荆州從事苑鎭碑云韜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爲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旻字巨公太尉禧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杜律矣 秦彭 東觀記曰彭字伯本棟案彭見循吏傳也 固奏彭專擅 漢雜事曰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當率專賦殺人 于法

不合罪漢雜事曰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受斧鉞稱令敢得擅行法都尉別將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即得專擅法雜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罪未有所歸續漢書曰其以縱教殺人各將一摘事不可分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要斬漢律曰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曰矯詔有害不害也陳羣新律序曰賊律有矯制法令有故誤張斐律表曰知而犯之謂之故不意誤犯謂之過失誤者其文則輕鄭衆曰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定頴侯定頴屬汝南安帝永初二年分上蔡置也長子賀謝承書曰賀字惠公積數年謝承書曰逃匿二年賀弟禎蔡邕橋公碑載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問貞以文奏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貞即禎也弟子信依帝紀及後碑信當作諶代劉寵爲太尉寵卒于光和二年夏五月甲寅見後碑禧子鴻鴻光和中爲五原太守見郭旻碑廷尉河南吳雄雄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袁氾作河南誤醫巫皆言當族滅孔平仲曰巫醫何預葬事據案華嶠書曰雄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衍醫字也陳伯敬事見風俗通也歸忌姚寬曰今陰陽書曰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臣不同故不足信也邵夔夔河南人見周觀傳注貪與探同也惠學士曰貪與探同未聞其說以律令爲尚書謝承書曰咸字子威爲廷尉監議入常從輕比多所全活東觀記曰以明律令爲侍御史謝病不肯應案王莽傳建國三年以咸爲納言則咸嘗仕莽矣祖臘何焯曰祖臘猶書先祖相承所用之臘非祭名注誤續案祖臘

漢法也高唐隆魏臺訪儀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為月臘所獵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雖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聞先魏志曰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生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生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王莽自謂土德當用戌祖辰臘漢家火行以午祖以戌臘故咸用之豈得謂先祖相承所用之臘

唐堯著典眚災肆赦 平獻帝紀曰祖臘皆如漢制明皆緊名何氏之說斯謬陋矣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眚災肆赦舜受終以後事而稱唐堯著典者以其在堯典故也舜雖創法實終堯事故舜事冠以唐堯晉承章內史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後人緊其說遂以眚災肆赦為舜典之辭也

篣格注篣郎榜也格擊也 篣東觀記作榜故云篣即榜也淮南子曰身枕格而死高誘曰格榜牀也榜之于格上枕格而死枕音尤訓格為擊失之

賈宗 東觀記曰宗字武孫復少子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元注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則泰卦用事也三著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三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日為微一月為著復周也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之義鮑氏以三微為三正其說未盡故備述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何焯曰下文畢在立冬則孟冬者寫書人誤爾當作季秋

龍

性周密東觀記曰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時賜劍得緞成以其敦朴楱家周亦密也荀子正論曰上周密則下疑元矣楊倞註云
周密也蓋主道宜明臣道周密以法天地也鮑德德文淵于一作得鐔顯華陽國志曰顯字子䢼廣漢郪人也鐔與王稚子同見察于太守陳
司空歷掾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衞尉洛陽城南雒城南也衍陽字[illegible]律有三家其說各異謂叔孫宣郭令
卿諸儒章句也悉刪除其餘令案東觀記曰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代徐防為司空華嶠書曰故事督屬
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謁者大之案府未復荀遷共為寵掾屬也時人重其節東觀記曰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
至孝無有交遊馮良良事見周燮傳罪至死事見劉向新序也注年七十六薨盧熊曰延墓在吳興元二
之厄洪适以元二為元年二年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揚雄幽州牧箴曰隄潰蟻穴器漏箴芒鉤深之慮也
易繫辭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虞翻註云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說據案上云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則鉤深亦慎微識幾之義易為王弼韓伯孔穎
達所亂故宋元以後解經多不合漢法亡逃之科憲令所急在捕律前年勃海張伯路永初
二年事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卦氣之說乾坤各六主十二月乾六爻為息坤六爻為消每月當一卦如復姤等是也消息為
辟卦其餘為雜卦消息不協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孝宣皇帝舊令宣帝地節四年詔後遂著為令也劉攽曰案文

祝或作殺 案宋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殺 建武故事 唐六典曰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皆刑法制度也隋經籍志曰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三年乃免于懷抱 馬融論語注曰子生于三歲爲父母所懷抱 大臣有寧告之科 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顏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霖雨積時 五行志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朱軒軿馬 尚書大傳唐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軿馬鄭元注曰軒輿也士以朱飾軿軿也班固曰朱軒之使鳳舉于龍堆之表 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遷尚書令 案律歷志忠延光二年爲尚書令也 衆庶多怨之 何焯曰怨當作冤 聽狂易殺人 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殺人無未成之條忠議聽之者非也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 何焯曰聽相代而赦所代應劾駮之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 列傳第三十七

### 班超 子勇　梁慬 何熙

多斬首虜 袁宏紀曰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 具服其狀 袁宏紀曰侍胡恐怖曰到巳三日去此三十里

令遂前功 袁宏紀曰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窴 遣使就超請馬 袁宏紀曰遣國相私來比白超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袁宏紀又曰收私來比鞭笞數百 超從閒道至疏勒 袁宏紀曰超令廣德尊擧自到疏勒 逆遣 王劭學曰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曰逆遣猶言預遣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遣棟案正誤是也梁慬傳曰逆詔慬留爲諸軍援亦謂兵未至而先留之也 田慮 袁宏紀作陳慮古陳田字通慮當爲慮字之誤也

攻沒都護陳睦 袁宏紀曰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 鈆刀 韓詩外傳曰陳饒謂宋燕曰鈆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東觀紀載超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效鈆刀一割之用 徐幹 張懷瓘書斷曰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槀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

勢邑立名[illegible]也義從胡三省曰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鼓吹劉攽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何卹人言[illegible]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illegible]兮何恤人之言兮載見荀子正名篇也和恭胡氏撰姓譜曰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損中注本或作植通鑑植作楨胡三省曰案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副王謝王幼學曰副王猶裨王也謝副王之名必從龜茲求救袁宏紀救作食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北一作比奉牛酒迎超袁宏紀曰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降重獻遺無令入國此人權重于王袁宏紀曰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超更從他道厲度西域傳曰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超涉水而度也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正當作止案袁宏紀正字衍三十人袁宏紀四十一人代馬呂氏春秋曰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高誘曰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故謂代爲馬郡也玉門關李吉甫曰玉門故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北西域之門戶也注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曹昭策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案袁宏紀在十三年冬十月也咸懷一切一切解見三十四卷張敏傳延頸踰望胡三省曰案前書踰當作隃讀曰遙解寫誤作踰惠學士曰古隃遙同音與妾生訣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超恐與昭不相見故

生訣也其九月卒袁宏紀曰超到數月寢疾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相距月餘不得言數月也樂史曰超墓在齊州長清縣北二十五里蕩佚簡易史炤曰蕩佚[illegible]倦怠也同產皆棄市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勤建議救志不顧遂殺上施行遂其攻沒班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寧元年事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備其逋積胡三省曰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責其積年所逋遺欠也恥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胡三省曰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後置副校尉于車師胡三省曰謂耿恭關寵也恩以為便胡三省曰此勇所謂利也鐔顯鐔字子誦廣漢郪人見華陽國志豈安邊久長之策哉胡三省曰此勇所謂害也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胡三省曰言其事勢所歸必至北屬匈奴然亦未能出屯胡三省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三級胡三省曰三級疑當作王殺六國胡三省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為六國約期俱至焉耆袁宏紀曰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爵離關胡三省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其歸附者萬餘人東觀記曰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馳來降諷輒為信旛遣還書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他乾城胡三省曰班超為都護居龜茲他乾城虎澤胡三省曰前書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澤即虎澤也稱為

名將華陽國志曰雄字宣孟宕渠人明年考異曰案權爲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疑之也疑傳誤何熙何焯曰熙父英瑯琊相見魏志高柔傳註身長八尺五寸華嶠書曰體貌環偉與人絕異漢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髯大聲者以補之臨何焯曰陳爲李子堅所薦魏志注云字子陳爲平原太守

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注袁山松書云云華陽國志曰終年十三能作雷賦趙船原七諫章徵詣蘭臺王先謙曰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前書夏侯勝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練白也論衡曰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坐失教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注益部耆舊傳曰終徙于北地望松縣案前志望松屬上郡不屬北地也注乃作晨風

之詩華陽國志曰終坐太守徙邊作孤憤詩卽晨風詩也改定章句十五萬言華陽國志曰終作生民詩制封禪書皆傳于世
李法出爲汝南太守華陽國志曰拜汝南太守還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傳不載其爲司隸也翟酺尤善圖
緯華陽國志曰酺少事段翳也漢元胡三省曰漢元漢初也多所匡正華陽國志曰酺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
閒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疾權貴共誣酺續漢志曰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
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杜眞
華陽國志曰眞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公車辟命及辭長吏侯迎每交于門乃斷髮以自絕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何焯
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酺言非無據也楨案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
雅皆置博士汝南南頓人也孫愐曰漢有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
書著漢書後序華嶠書曰著後序十餘篇經籍志曰後序十一卷田貴人采女田聖永康初立爲貴人也劭字仲
遠劉攽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适曰漢官儀作瑗官儀既劭所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瑗皆非也劭駁之曰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嵩司空
掾孔幽等議也曲當作伷武威太守趙沖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西羌傳亦作武威紀誤再遷案風俗通劭先爲齊令嵩德郭頒

世語曰隷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嵩迎不設備謀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厠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

此百王之定制以上皆見荀子正論篇世化則刑重世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以上亦見正論篇顧無慮耳惠學士曰俱改爲慮作春秋決獄論衡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律本章句晉書刑法志曰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陳寵曰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榛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尚書舊事郎尚書故事也謝承曰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閣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靈帝從南宮閣錄故事胡三省曰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廷尉板令漢有尉律廷尉所用之律許慎曰今雖有尉律不課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曰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決事比例鄭衆周禮注曰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彥曰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陳寵傳曰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晉書志曰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司徒都目東觀記曰司徒鮑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鄭衆周禮注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五曹詔書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王充論衡曰五曹自有條品簿籍自有故事聊以藉手成二年左傳曰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服虔曰今河南俗謂治生求利小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著漢官禮儀故事經籍志曰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云禮儀故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所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由劭記之前人像贊應劭漢官曰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甚得述事之實撰風俗通經籍志曰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集解漢書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生四子而寡應亨爲其叔應立像讚序曰王莽居攝以疾告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櫃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無不稱其仁積案立當中興之初當爲應氏之始祖也乃得黃金孝子傳曰嫗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櫝記云七世通顯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爲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誠遇接武彪固踵迹亦各一時之良也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濮陽潛潛後爲上黨太守見高士傳帝坐胡三省曰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鄧萬蔣杲曰鄧萬世也脫世字棟案唐諱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爲韓擒也徐璆字孟玉先賢行狀曰字孟平父淑淑字伯達見謝承書不墜七尺之節惠學士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而不可犯陵上之尤何焯曰可字衍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論衡曰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事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充少孤論衡曰祖父汎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鄉里稱孝劉知幾曰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於乎巳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棟案充鄉里稱孝此猶華嶠稱其祖督之罪曾人以爲敎明君子所不許也自免還家論衡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罷州家居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論衡自紀篇曰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庶孽司馬貞曰何休注公羊曰孽賤子也以非嫡子故曰孽晏曰孀子曰孽符無外家禮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服小功而所生之母無文是無服也蓋妾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母爲外祖父母且無服也故云無外家癎病潛夫論曰小兒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癎痓又志有癡癎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瘛引之瘛說文曰癎小兒瘛瘲病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漢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之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亾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藝文不錄載見王充論衡游

博持掩陳羣新律序曰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丘侯張拾坐搏揜完爲城旦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或虛飾巧言案潛夫論或字衍革舃韋帶潛夫論曰足履革舃以韋帶劒葛采爲緎注墨子曰葛以緎之采猶蔓也葛束也葛束也葛當作緘古墨子作緘從系崩聲說文曰緘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芷陽芷陽一作茫陽忠臣之和也如響左傳析父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化國之日舒以長唐諱治資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侈篇亂生于治貫貢篇上下之脩治治金以鑒以驗治貫以醜治好述赦篇凡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或作化或作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長改爲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天化日之語豈非鄙書而撰說乎以神自畜韓非子曰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云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蓋神者示人以不測申韓之術也注以爲難見如神其意未盡非朝晡不得通注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餔日加申則朝爲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非意氣不得見意氣謂請託也古人以竹簡相問遺脩意氣謂之竿牘說見司馬彪莊子注孰不爲顧哉顧其財與辭也史記曰招權顧金錢又曰掉臂而不顧顧者商賈人之語也書刺謁見釋名曰書稱刺書以筆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于奏上曰書刺作規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卿前在郡食雁美乎魚豢典略曰又

以其刺刮斛屣履服虔通俗文曰屐不著跟曰屣高幹謝承書幹字元才諷于舞雩之下吳氏補遺曰包氏注論語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仁傑案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詠歸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亦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統言詠歌饋食于高堂之上與古文論語合也高堂之上蟬蛻亾殼殼音穀神龍喪角角音祿張霄成幄幄音屋見幾者寡寡音鼓埋憂地下左傳叔向曰以樂慆憂杜注慆藏也孔穎達曰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于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音戶縱意容冶冶音古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見襲胄書表也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法言曰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四者皆犯爲城旦之刑也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皆非值于死者也值猶當也審什伍尉繚子曰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崔寔政論曰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其說與統同也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唐六典曰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

讀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檢柙胡三省曰揚子云蠢迪檢柙註云檢柙猶隱括也毛晃曰檢柙執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押非

列傳第四十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案輿地圖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白虎殿何焯曰殿疑作觀食淮南郡淮南即廬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注高順陳留耆舊傳曰順字孝甫敦厚少辭有沉深之量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坂無儲西華項新陽三縣皆屬汝南注千秋爲新平侯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官篇有劉千秋據案胡氏漢官所稱劉千秋乃字也非名也當以鈞弟爲正參爲平周亭侯參一作恭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城也見水經注旦爲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圉縣前相魏愔案東觀記愔時爲沛相黃老君刊誤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吳氏補遺曰案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栢滓拌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爲大老君然眞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眞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

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按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檢案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天神卽天帝也天有五行故有五帝亦謂五君黃老君蓋五帝之一耳國相參上祭大神及窮治其獄乃知所祭者黃老君耳卽天神也**注參連**鄭衆周禮注曰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曰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學士曰新序云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而矢道準而無絕落後矢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出軍都亭**元和郡縣志曰弩臺在宛丘縣理古陳城南八十步敬王常于此臺教弩**並得全活**會稽典錄曰俊孝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損奉祿給其衣食**毀齒**顧炎武曰齒是齋字古齒字皆有作齋者故誤爲齒耳柿桑田君斷碑云憔悴毀齒晝壽曰字書皆與齋同**昌務**孫愐曰昌姓役漢有東海相昌豨

**觀津**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卽樂成也**哀置**孫愐曰哀姓漢有哀章**章初**孫愐曰章姓秦有章邯**脩侯注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依注當云脩市及條縣皆屬勃海條今司馬志作脩漢人皆讀爲條故亦作條勃海有脩市縣又有條縣條或作脩傳稱脩侯明是條侯非脩市侯也脩市之脩亦音條地理風俗記曰在條縣西北二十里何焯曰脩讀爲條非有兩縣蓋不知脩縣之爲脩市且所據止司馬一家之語不足難寶恢也**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風淫于家**風淫猶堋淫也古文尚書曰堋淫于家許慎曰淫門內風堋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馬殿行也**臨湖侯注臨**

湖屬廬江通鑑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也　注冷宏袁宏紀作岑宏以陳留之鄢鄢縣屬潁川誤當
依注作鄢使六丁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曰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　占氣占日月星氣也
從官侍史案袁宏紀從官下忌侍史李阿也　收汙顧炎武曰收汙猶云含垢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棟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
垢是爲社稷主與國君含垢同義　小妻三十七人漢制諸王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皆上還本署胡三省曰漢官
儀曰騶騎王家名官騎與廏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倉頭奴婢屬永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　不能卽時自引
言不能引分自裁　在彼小子注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暢自云從官侍史利臣
財物熒惑臣暢則指下忌李阿明矣　汝南之新安兩漢志汝南無新安縣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東觀記作珣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元

以清約率下東觀記曰珣爲兗州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　使命不得通永平中北虜脇西域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也　威恩並行當在班超定西域時　五毒胡三省曰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徽纆爲五毒　卽時降服

華陽國志曰虜素憚禪更來盤結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嬌詔赦之大小咸服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 河間獻王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合歡之樂儛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棟案陳于右者孝經鉤命決曰四夷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

而禪廷訕朝政 應劭曰鄧太后時西夷檄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譏太尉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通知世宗時葦新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通知古有此事而禪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為廷訕朝政也

單于隨使還郡 考異曰案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胡氏曰和帝以來北單于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耶

官至漢中太守 華陽國志曰天子以羌授服禪拜雍于澄漢中太守

會孫寶 寶一作實寶字盧先與王文表為友見華陽國志

若盧 衛宏漢舊儀曰若盧試有蠶室若盧獄官主鞫將相大臣也

軍鋒 史記南越傳曰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

於是歎息而還 皇甫謐高士傳曰棠字季卿詔徵不至及卒鄉里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還護羌校尉 西羌傳曰校尉候霸病卒參代之也

為羌所敗 西羌傳曰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

扞城 左傳郤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釋文曰干戶旦反

時當會茂才孝廉 胡三省曰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庭皆會于庭茂孝豫焉

段恭 華陽國志曰恭字節英雅人少周流

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涉綜駁異孫泰山彥之章勃海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蜀平廣叔雅學絶高當世建遊于蜀恭以朋友禮待之 夫國以賢化 當作治 君以忠安 王符潛夫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褫案此似有成語未詳所出 詔郎遣小黃門覩參疾 華陽國志曰帝悟即日召西曹掾問疾 祝艮注艮字邵平 長沙耆舊傳曰艮字邵卿案水經注亦作邵卿貴慢誤也 艮能得百姓心 長沙耆舊傳曰艮爲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希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艮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沓起甘雨乃降民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雨下 促令自殺 袁紀曰永初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開以恩信檄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龜以單于無足可致追切令自殺也 坐徵下獄免 案南單于傳龜又欲徙單于近親于內郡而降者孤疑龜坐下獄也 郡內大悅 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拜爲度遼將軍 案通鑑延熹元年十二月也 三辰不軌 胡三省曰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塉埆 胡三省曰塉秦昔反 或出中官 胡三省曰言牧守出于中官之所引也 取過目前 胡三省曰過度也 單於豺狼 胡三省曰單與殫同盡也 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胡三省曰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 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胡三省曰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皆有太守都尉 重足震慄 胡三省曰言重足而立也重直龍反 橋元 橋或作喬見陳球碑古文通

七世祖仁前書曰仁字季卿從同郡戴德學朱彝尊曰按儒林本傳小戴之學班史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祖

父肅廣陵太守蔡邕橋公碑曰祖侍中廣川相元少為縣功曹續漢書曰元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羊昌

[illegible]仲日羊舊抄[illegible]訛作芊四遷為齊相太尉橋公廟碑曰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司隸校尉趙祁事離司寇又以高第補侍御史拜涼州刺史遷齊相

坐事為城旦刑謝承書曰元遷齊國相有孝子為父報仇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玄

菟自以為[illegible][illegible]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太尉橋公廟碑曰臨淄令路芝贓多罪正受戮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檢案合二書觀之元雖以芝殺孝

子仍坐以贓罪而刑之也名聞西州高士傳曰岐字子平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

豕為事教授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益固爭不能得高士傳曰元怒

益繩之益得杖且誅曰岐少修孝義從匿衞鄉里諸仁名宜州里實異罪欲益殺以死爭之元乃止拜將作大匠橋公廟碑曰勃海王悝桓帝同產以

悖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長于禮幣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審檢手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謗章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檢案風俗通義元以延熹八年七月二日拜鉅

鹿太守本傳不載也休兵養士蔡邕集度遼將軍始受黃鉞銘曰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嗣子

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西府表公後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將兼三垂公以

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馬疲羸被鋋請且息州營横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

督諸將守將謂耿臨等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橋公廟碑曰河閒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大中大夫元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橋公廟碑曰公表升貪汶狼籍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為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持杖劫執之漢律所謂持質在盜篇法禁稍弛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以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元以光和六年卒橋公廟碑云七年五月甲寅以大中大夫薨于京師案橋公二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家無居業張璠漢記作餘業其在君乎續漢書曰玄嚴明有才略長于知人元墓樂史曰元墓在宋州宋城縣北十里墓前碑云漢故太尉橋元之碑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衡引論語曰吾與女俱不如也包咸注曰旣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鄭元別傳又云吾與女皆不如也幽人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是幽人為幽繫之人明矣蔚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東晉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目高士為幽人矣禪為君隱君謂巴郡刺史

## 列傳第四十二

### 崔駰 子瑗 孫寔

棟案駰瑗諸傳大趣本崔氏家傳也

高祖父朝世系曰崔氏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山通生叔叔生欽欽生朝無妄之世易有无妄大旱之卦故雜卦云无妄災也值无妄主卦則爲災與陽九百六同義谷永對策曰遭无妄之卦運起也獨爲君子傳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蓋秦漢間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亦號咷以訓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訓與疇同漢時皆作訓下主有訓咨之憂仍作疇當因僞孔氏尚書改從俗也應劭風俗通曰夫人君者闢門開聰號咷博求得賢若賁閭普若驚然則號咷訓咨者亦求賢之意言莽思輔弼以偷存其國號咷博求訓資羣僚三事既豎臬余迫介于衆君之威遂屈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執手流涕以釋號咷之義失之艮維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爲四正艮巽坤乾爲四維淮南天文云東北爲報德之維故曰艮維于衆在洛陽東北也埒廣雅曰埒停安也備物致用易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註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可觀而有所合說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註云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樸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觀周八月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漢法已亡故章懷之註不詳鉤深易繫辭曰鉤深致遠虞翻註云初深故曰鉤深淵亦謂初九乾天數九故曰九乾乾爲遠故曰探遠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羅泌曰大庭氏之膺籙也逭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曾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游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赫蘇氏是謂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出三入一倘恍如遺註云傳信舉然之後爲人胥附而號之天德天德乾元也疏軒冕呂覽疏爵而貴之疏猶分也皇綱云緒帝紀乃設何休公羊註云德合元者稱皇德合

天者稱帝注非熊非羆案六韜及史記皆云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非熊之語當因章懷避唐諱改虎爲熊故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人承其訛不

及改正耳紛繷繷依方言作𧝓云南楚凡大而多謂之繷或謂之𥻂郭璞曰繷音奴動反六典陳而九刑厝左傳曰在九刑不忘

服虔曰正刑一議刑八議刑即周禮八議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成王時所作見周書嘗麥解復靜以理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言法地之靜藏而不

仕也叫呼衒鬻說文曰衒行而賣也俗作衒因以干祿注華嶠書因字作回何焯曰詩干祿

不同作因者非也華顛二字見墨子不宜與白衣會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序後陳駰集載駰與寔

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與此異也以永衆譽衆音終古字通前後奏記數十駰集與寔牋曰主簿崔駰言今旦漢

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營衛牽狗陳于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與焉禮公侯非兕麋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

臨器械也故晉厲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務也又與寔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

是以極其惓惓敬進一言婚禮結言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言蓋納徵問名之辭也合二十一篇經籍志曰駰集十卷世說曰駰

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閭里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鄧遵

遵爲太后從弟以功封武陽侯欲說令廢立胡三省曰說式芮反下同并章元惡胡三省曰并事謂與之同罪也弟聽祇

上書胡三省曰弟讀如第百姓歌之崔鴻崔氏家傳曰瑗爲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爲開渠溝興造稻田薄滷之利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決渠作甘雨會病卒書斷曰子玉以順帝漢安二年卒七蘇一作七厲見文心雕龍凡五十七篇經籍志曰梁有崔瑗集五卷其南陽文學官志稱于後世劉勰曰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名曰政論經籍志曰政論六卷伊箕作訓注伊尹作伊訓伊訓尚書逸篇也在孔氏十六篇中漢劉歆鄭元皆嘗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括囊守祿荀子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補綻決壞古樂府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補綻漢時語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前書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略同彼書以節禮爲節用當從之又以葉公爲定公與韓非子異或別有據也周穆有闕甫侯正刑說見王符潛夫論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文選注引作八代故宜參以霸政前書元帝紀曰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爲元成者勢使然也實謂孝宣之業壞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孝文竊謂未然拑勒公羊傳子反曰拑馬而秣之字從木不從手何豹豹何休父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敎之實政論曰實饋時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建寧中病卒世系曰寔生皓皓生質質生讚凡十五篇經籍志曰梁崔寔集三卷錄一卷寔從兄烈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駰之孫瑗之兄子世系曰駰子盤生烈棟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崔烈字威考也段熲樊陵張溫等棟案項岐始學篇張溫亦以財得三公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案九州春秋烈時爲廷尉卿烈于是聲譽衰減壼思曰漢時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女子與小人一也棟案此語見高誘呂覽注鈞世系曰鈞字州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均字元平案崔氏譜州平爲均之弟世系誤也烈慙而止九州春秋曰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于不義也烈曰爾以吾爲箠撻耶烈後拜太尉摯虞文章志曰烈自司徒遷太尉封陽平亭侯鋃鐺顏之推曰鋃鐺大鎖也爲亂兵所殺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兄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兵所害元平常恨有報復之心會病卒遂爲儒家文林案朱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馮良 黃憲 徐穉 李曇 姜肱 申屠蟠

卷首附 閔仲叔 荀恁 魏桓

藏寶以迷國 石經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 投劾 高士傳劾作檄 仲叔怪而問之 東觀記曰仲叔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勑市後買輙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 荀恁 東觀記一作郇任云雁門人也袁宏紀作郇恁案前書有太原郇越郇相作疑越相後人師古曰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 辟而[illegible]焉 東觀記曰郇任祭恪敬禮焉 故臣不敢不至 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畏威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 [illegible]倫二字出莊子 欽頤 吳氏補遺曰蔡邕頌頤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頷頤蔡昭曰頷丘甚切案古語以曲爲欽至今猶然王得臣曰巾作之欽巾 前儒者謂 折頞 釋名形體篇曰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不讀非聖之書 揚雄自序語 不修賀問之

好袁宏紀曰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馮良惠棟曰良南陽冠軍人綺季蕭道曰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左傳曰相時而動易彖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註引梅賾書東漢時無此書良字君郎袁宏紀云人字君卿厮役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云斯賤從杜撫學惠棟曰從師受詩傳禮易從學道術占候華陽國志曰撫弟子南陽馮良以道學徵聘十許年惠棟曰十五年志行高整袁宏紀曰良雖處幽闇必自整頓年皆七十餘終惠棟曰良年六十七乃弃世東渡入山世貧賤魚豢典略曰族出孤鄙移日不能去公羊傳曰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周斐汝南先賢傳曰憲黃中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誂時不抗行以矯俗閻其門者莫敢踐其庭睹其流者不敢測其深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戴良良字叔鸞見逸民傳周舉案世說及袁宏紀皆作周子居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先過袁閎劉攽曰案袁閎字奉高閎字夏甫閎當作閬案汝南先賢傳袁宏字奉高一作閬氿濫氿俗作沈訛千頃續漢書作陂頃憲初舉孝廉杜元凱女誡曰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與盛孔叔同爲太守李倀所舉受版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假妻子於側下帷見之竊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宜公宗有居者莫歸居于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隨柩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

鄭元引云莫不深服遠去避者稱不免之通鑑作稱不之免胡三省曰不辭免也袁宏紀作不之起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漢雜事曰陳蕃請稱爲功曹及師友祭酒將設東面之坐秉滕几以俟之上疏薦稱等通鑑考異曰袁紀延熹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案二年蕃
廣已爲太尉五年蕃已爲光祿勳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邯鄲淳曹娥碑亦引此語兩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出注引
說苑殊未當也稱乃負糧從步魏文帝海內士品曰孺子往曾葬無資自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乃還能
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風俗通曰睗瓚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
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琰門生茅季偉追請辭謝終不肯還何爲栖栖不遑寧處袁宏紀曰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曾卒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于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邊立思賢亭松
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謂之謝君亭樂史曰徐穉冢在洪州南十里今號白社李曇字雲謝漢書嵇康高士傳及蓍文俱云曇字子雲袁
宏紀曰子雲穎川陽翟人爲鄉里所稱法袁宏紀曰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爲法度彭城廣戚人姜伯淮碑曰彭
城廣人案二漢志皆云廣戚無廣縣所未詳也仲海季江此二弟字也謝承書亦失其名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
高士傳曰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徵肱爲太守姜伯淮碑云就家拜犍爲太守高士傳同遠浮

海濱風俗通曰遂乘桴浮于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爲非凡終于家碑云二年四月辛巳其刊石頌之碑云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乃建碑于墓發逝景行

配欲論殺玉杜預女記曰獄竟當行刑配善其言女記載蟠奏記于縣曰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閒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憤發怒之心手刃𠜱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強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羡今聞玉幽執牢獄罪名已定皆心低氣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旌閭墓顯其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乃爲讞爲請讞于廷尉也

博貫五經高士傳曰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濟陰王子居子居亦字也注居蓬萊之室案謝承書曰蟠恥郡舉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樹以爲棟梁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蓋思曰處平壤異于巢棲茹薇者也游人閒異于放聲滅迹者也吟典籍異于大笑佯歌者也襲衣裳異于祼身被髮者也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遵蹈其迹也

#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元孫脩

八世祖喜太尉楊震碑作熹喜讀爲熹也世系曰喜生敷敷生肩肩生敞敞生忠忠生譚譚生寶寶生震自喜至震凡八世高祖時有

功封赤泉侯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託之諸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侯之後居茂陵棟案太尉楊震碑云聖漢龍興楊熹佐克項

于垓云云碑爲建寧以後震之孫沛相統之門人陳熾等所立當時必有所據班固撰漢

書畢力于文藻曾一代宗臣至有不詳其字者各傳非不能詳世次有所不暇也何氏不

加深考槩斥謬學以爲妄斯亦過矣蔣詡嵇康高士傳曰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終身不出時人諺曰

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卒於家世系曰寶字稚淵二子震衡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太尉碑曰公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

知變與聖同符而震志愈篤郡國志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四遷太尉碑曰大將

軍辟舉茂才除襄城令天知神知子知我知袁宏記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後轉涿州太守據太尉碑乃涿

郡也屬幽州楊倫注倫字仲桓案儒林傳倫字仲理東昏人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注絕少分甘宋均注曰少則自絕甘則

分之不知紀極左傳富辰曰女德無極朝無小明之悔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

夫悔仕于亂也宋鄭氏葉氏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伯起已用詩序乃知

宋人之妄三邊震擾胡三省曰三邊東西北也袁紀作二邊宰司辟召指劉投臧錮棄世之徒臧吏三世禁錮

故云臧錮葉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穀梁文也穀梁叛作懟去年十一月四日考異曰案下文其日戊辰
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當安靜承陽坤彖曰安貞吉傳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安靜承陽之義也賣弄威福
前書刑法志曰延平招權而爲亂首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臣無作威作福玉食鄭元尙書注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威專刑
罰也作福專慶賞也玉食備珍美也乾剛繫卦傳曰乾剛坤柔河閒男子趙騰袁宏紀曰河內人惠學士曰案張晧傳淸河趙騰議
制時政以非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閒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在順帝之初其時又相近也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誤耶抑一
時而有兩趙騰耶大匠令史胡三省曰案漢諸官府皆有令史便時太學杜佑曰便時取日時之便柴門胡三省曰柴塞
其門也棟案淮南子道應訓曰宗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也夕陽亭東觀記曰洛陽都亭袁宏紀曰洛陽沈亭通鑑作几陽亭以中牢具
祀胡三省曰中牢即少牢羊豕具也震五子太尉碑曰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次奉黃門侍郎諶适曰碑載震諸子官蔵凡四人而傳云五
子諜也棟案世系曰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長子牧世系曰牧字孟侯太尉碑曰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案統碑云統少有令問順帝以其忠臣之苗特召爲郎歷
常山長史遷爲府丞鄜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牧孫奇謝承書曰奇字公挺獻之元孫少有志不以家勢爲
名交結與彥不與豪右相交道於河南緱氏界中立精舍門徒常二百人棟案北堂書鈔載謝承書云奇字公偉與御覽異靈帝時爲侍中謝承書曰

奇適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震少子奉世系曰奉字季叔城門校尉中書侍郎梁中書當作黃門註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案郡國志宏農郡宏農縣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務鄉挩林非縣名註訛常隱居教授蔡邕楊公碑曰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拜侍御史謝承書曰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由此顯京城咸有宰相之才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碑此三州遂豫州兗州刺史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此即任城孝廉景慮事謝承書序入延熹三年免官後私過幸河南尹梁肖府袁宏記曰梁不疑府注左傳閔子馬之詞俗本馬訛謇必有變動高誘曰關雷聲頓頓自拊解謝咎也靜室袁宏紀作淸室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袁宏紀七年貴墩黜秉乃爲太尉范書不載發爲太尉又在五年未詳孰是枝葉賓客胡三省曰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胡三省曰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袁宏紀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皐陶誡虞在於官人注尙書皐陶誡舜曰在知人在官人也蔡邕曰案今尙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與此異也經典

漢制有故事乎袁宏紀曰尚書詰椽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蘐思曰東劉春秋植楙以下所謂經典也鄧通以下所謂漢制也棟案袁宏紀何敞謂宗由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所不統也前書翟方進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卿表曰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盡忠規諫袁宏紀曰秉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張璠漢記此下又云天下稱為名公八年薨碑云八年五月丙戌薨風俗通曰六月九月未明發薨未明謂雞鳴時也賜字伯獻太尉楊公碑及文烈楊公碑皆云字伯獻袁宏紀云字子獻乃侍講于華光殿中袁宏紀曰賜與劉寬劉濟侍講于華德殿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十一月蛇見于御坐軒前袁宏紀亦云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御坐惟五行志云熹平元年甲午青蛇見御坐通鑑考異從袁紀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惠學士曰周官眡祲十曰想以此故春秋兩蛇鬬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案左傳乃子儀非昭公也賜據洪範五行傳故與左傳異康王一朝宴起關雎見幾而作袁宏紀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也終濟亢旱之災濟止也政事日墮注許規切古墮字皆作墮

魏修孔子廟碑云百事墮壞是也俗皆作隳 用板之恩板謂板詔即尺一也謹自手書密上袁宏紀曰謹自手書皁囊密上

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謝承書曰嘉德殿前有青赤氣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蔡邕集曰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坐漏下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坐東西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起就坐又人各一處給紙筆硯爲對可謂孰矣指變倖也公羊傳曰季氏之惡已熟矣

樂松松後爲奉車都尉見劉陶傳郗儉三國志注曰儉字正祖梁鵠三國志注曰鵠字孟黃安定人變復漢時易家言災異者有變復之說規度韋昭國語注曰規猶有也中常侍樂松考異曰松本爲都文學必非中常侍當依袁紀作侍中棟案賜前奏曰樂松處常伯則松爲侍中明矣傳自誤也

昔文王之囿百里民以爲小齊宣五里民以爲大注此與孟子不同王懋曰世說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樂松舉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哉章不深考耳下詔封賜臨晉侯袁宏紀曰帝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中肅恭懿親以侍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發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恒然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琬侍講先帝並宜茅土之封 石包讖 石包室中之讖也蘇竟與劉龔書曰孔丘祕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 蓋此類也 宣播 播後爲廷尉李傕之亂爲所殺也 操託彪與術婚姻 胡三省曰據彪傳彪子脩袁術之甥彪蓋娶于袁氏也楨案古文苑載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又楊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 此國家之意 胡三省曰國家謂帝也 腳攣 胡三省曰攣閭緣反拳縮也 遂因事殺之 案操與楊太尉書以軍輿法刑之也 凡十五篇 經籍志曰梁有楊修集二卷錄一卷 先遣吏示旨 續漢書曰令近臣宣旨 待以賓客之禮 續漢書曰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

# 列傳第四十五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閒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壽　平原懷王勝

奉鴻祀 北宋本祀作嗣案文當作祀 宋昌八世孫 東觀記宋揚傳曰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曰昌宋義孫也 以恭孝

稱于鄉閭袁宏紀曰揚恬于榮勢不願仕宦專以事親色養揚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母藺夫人揚姑適藺氏大貴人生慶續漢書曰小貴人沘陽北宋本作比陽承祿觀胡三省曰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丙舍胡三省曰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丁爲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葬于樊濯聚袁宏紀曰并葬于濯龍中案延平元年袁紀慶上書求葬于樊濯中云云則樊濯在濯龍宮之地也濯龍在北宮見續漢志中傅注宦者也北宋本云宦者名甲子之異夏四月甲子也且復須留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北音讀宿爲須故宿留一作須留然宿留之宿前輩皆讀爲秀既以薄祐蔡邕集曰邕以薄祐二親早喪留慶長子祐依說文當作祜與嫡母耿姬耿貴女小娥善史書王愔載入文字志埤薄埤與卑古字通見李翕碑師古曰埤謂下地也欲乞骸骨于貴人家旁樂史曰郡國記曰清河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二十里故歷城是也副護喪事時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故云副也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是時分置廣川王國也尊慶曰甘陵廣砌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故曰甘陵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適細陽侯岑熙彭元孫也別得爲舞陰長公主適好畤侯耿良弇曾孫也直得爲平氏長公主適高密侯鄧襄禹元孫也久長爲濮陽長公主

公主 適虎賁中郎將來定欲兄孫也 追封諡宋揚爲當陽穆侯 東觀紀宋揚傳曰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所追封當陽侯 揚四子皆爲列侯 衍先封盛鄉侯案東觀紀宋揚傳建光元年封俊爲長垣侯餘無攷 正義 蔣杲曰義當作議

徙桂陽 天文志徙爲犍爲都鄉侯蕘園紀 明年乃改爲甘陵 建和二年改 經侯理 經縣屬安平 戰鄉侯 戰鄉疑作關鄉在剛縣 建安十一年國除 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給事黃門侍郎劉聰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云云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開奉遵法度 今本落開字 吏人敬之 續漢書曰開忠貞敬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沈景 謝承書曰景爲河間相恒食乾糒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中大夫趙王 蔣杲曰王疑作玉鄧后紀有宮人趙玉中大夫疑作中大人 貶爲都鄉侯 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貶封也 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沈約曰諡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 陵曰博陵 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爲郡漢末罷爲縣 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 隃麋侯耿援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當是翼之女 無攷 子長嗣 長帝紀作長 子開嗣 開爲孝王六世孫不應與始封之祖同諱當攷 葬于京師 東觀記曰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于王府 或秀或苗 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 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暠 子岱 拂 孫劭

陳球 李咸

張皓 蜀志作浩 六世祖良 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繇從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譜諜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記之說于是張曾子孫皆爲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懋曰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illegible]不從以數計皓恰九世與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譜其後曰梁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棟案如王懋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爲六世耳睦爲蜀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無忌與者何氏之駁未爲得也文士傳曰世系曰睦字選公 皓少游學京師 益部耆舊傳曰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段[illegible]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 餘皆司寇 華陽國志曰騰等坐誹謗當誅所引入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賴[illegible] 注號曰八俊 續漢書作八彥 冠亂揚徐閒積十餘年 通鑑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 以綱爲廣陵太守 華陽國志曰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

辭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贓穢濁亂權重遂延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兒峻等又奏晉相冠軍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恨之出爲廣陵太守綱獨請單車之職續漢書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身絕血嗣注凡祭祀皆用牲故曰血嗣案此則嗣當作祀喘息胡三省曰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爲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兖反乃辭還營續漢書曰綱謂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荷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隴畝則抱戴没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任從所之續漢書曰綱悉解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遝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已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嬰至誠乃各從其意年三十六卒袁宏紀曰年四十六負土成墳樂史曰綱墓在眉州彭山縣著姑山東百步葬之武陽也綱子續華陽國志曰綱子植郎中植弟續侍書續弟方字公始豫州牧子孫數爲大官擢爲司隸校尉袁宏紀曰續爲司隸京邑肅然有威名于天下闞宇奉尉汝南先賢傳曰闞慎陽人友黃叔度于童薦爲陳仲舉于家巷又曰闞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彤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爲功曹乃上書極言其狀案續漢書曰冀以中常侍張昉等並圖懾欲奉誅之時冀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帝命亟自實王幼學曰自實自首其罪也輒引分決引分如蔣昭殺僕射文帝欲令引分是也卒于家張璠漢記曰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冀妻卒冀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折

枝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暢字叔茂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暢遷尚書令案黃琬傳暢嘗爲御史中丞也懇懇廣雅曰懇懇誠也晉蜜音苦艮切孳孳胡三省曰孳孳猶汲汲也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未見所出

遷司空暢爲司空時舉九江太守魯峻見司隸校尉魯峻碑也以水災策免張璠漢記曰暢名在八俊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于家注一文不失一文俗作一字今從北宋本改种暠胡三省曰暠工老反王諶三輔決錄曰諶字子嗣博學有才辯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諶數稱二人于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後暠位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諶之知人也

欲自用一名士袁宏紀曰歆謂諶曰欲以五副之自舉一請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托子孫送客于大陽郭袁宏紀曰諶東出送客駐車大陽郭裏寢遏胡三省曰寢者已却其奏寢而不行遏者其奏未達遏而不上擢暠監太子續漢書曰監護太子

高梵胡三省曰梵房梵反又房汎反從中王幼學曰從中從宮中出迎杜喬一作高喬手劍胡三省曰手守又反太子國之儲副前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宋均元命包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何以知非姦邪續漢書曰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將去暠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常侍來無尺一詔書安知非挾姦邪悅暠

臨事不惑胡三省曰愧已之不然也朱㒞西南夷傳作誦東觀記有傳乃作㒞也永昌太守杜喬傳曰永昌太守劉君世聚衆數百人俗本百作人今從北宋本傳逮尚承胡三省曰逮尚承傳詣京師也致此不詳胡三省曰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賊以致死傷也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則萬姓寧北宋本如是累遷光祿大夫案劉翊傳拂嘗為潁川太守何面目朝覲明主哉張璠漢記載劭語曰我父盡忠于朝為時所妒父以身殉為賊所害吾為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覲明主三輔聞之為之感動左中郎劉範蔣杲曰左中郎下脫將字諫議大夫馬宇董卓傳曰侍中馬宇注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紀注及董卓傳注皆云去長安五十里

下邳淮浦人也陳球後碑曰周存六代嬀滿繼虞建國于陳逐完徂齊實為陳氏公叡父自嵩州來宅淮海世䟽典籍兼通勤誨振褒褐郎徵聘荅辟司荷顯貢者繼世而傳爵稍遷繁陽令陳球後碑曰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恒陵園令換中東城門遷繁陽令復辟公府太尉陳球碑曰遷繁陽令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後碑曰遭繼母憂州兵朱蓋碑曰叛兵朱蓋等零陵宋白續通典曰零陵郡古治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里古城存焉受任一邦球漢人不應斥高祖諱張璠漢記邦作郡所省巨萬以上謝承書曰球躬親作事為士卒先百工畢力復拜廷尉謝承書曰橋元表球明法律徵拜廷尉正球後碑曰為南陽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衣車

釋名曰衣車前戸所以載衣服之車也擣椒自隨胡三省曰本草云椒大熱有毒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教大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按宋魏氏春秋載鍾繇引鴆弗獲飡椒致噤也與賊併尸魏文帝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蒸通之至關爭相殺會者皆爲之愧袁宏紀曰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瘵尚納忠直之語不失母子之恩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閉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傳異也咸字元貞蔡邕太尉李公碑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案靈紀及胡廣傳注皆云字元卓也累經州郡李公碑曰咸歷官衞國公相高密令徐州刺史漁陽太守六年遷球司空案陳球碑云乃遷衞尉遂作司空本紀亦云由衞尉遷司空也注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胡三省曰余據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子瑀英雄紀曰瑀字公瑋龔斜便佞以直爲眚謝承書叙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 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少有志節謝承書曰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蒞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政甚有聲先賢行狀曰安
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何焯曰案此皆採潁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郎在是年致和熹既立安帝久不
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二年帝尙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據輒進諫哉目中生蛆說文曰蛆蠅乳肉中也胡三省
曰蛆子余反蠅所集其適子之處生爲蛆酒家保司馬貞曰欒布傳曰賣庸于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使也鶡冠子曰伊尹酒保
天下同義胡三省曰天下之士以根直諫同義之也以宦者給事掖庭周禮曰宮者使守內鄭元曰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
後陽氣通暢自下自下今本作白上屬下讀今從北宋本虛言主者壞人冢墓魚豢典畧載太后詔
曰巴小子弄口鳴吾云云禁錮還家續漢志曰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帝作陵剗廢舊廢冢壞吏民家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九
月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潁川潁陰人魚豢典畧曰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會祖自齊來也臣聞人非
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
母惟人萬物之靈注引書乃梅氏僞出太誓也梅以陶習古文故附會其說中天稱號法言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

天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震食胡三省曰震食豐室
登帝而稱中天非也愚謂中天猶日之中天言歷數方永耳謂地震日食也
豐室即豐屋也說文與民行止時止則止時行則虎旅有鳧藻之士鄭
作豐訓富學之家行與民同意也氏
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鼓譟師乃攜前歌後舞魏大饗碑曰士有拚譟之歡民
懷惠康之德拚譟與鼓譟同漢人讀爲鳧噪言如鳧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
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讙呼是也杜蕭墻鄭元論語注曰蕭
詩傳及此又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于藻非尙書之義也之言肅也牆猶屏
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民殷財阜胡三省曰揚子曰君烏鈔烏當作烏周禮
加肅敬是以謂之蕭墻人者務在殷民阜財射烏氏以弓矢
歐烏鳶鄭元曰烏鳶善鈔盜故卒有胡三省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胡三省曰
云烏鈔鈔初教反又初交反卒讀曰猝
言雖錢大方尺不過及風俗通曰過國及諸侯後因及古文張懷瓘曰陶以杜北山
能救天下之亂也爲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栩本爲正案杜北山本即
漆書古文也賈逵是正文字七百餘事俗本作三百餘事今從北宋本改正蔡
鄭元皆傳其學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文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
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是正也
送流民案楊賜傳賜爲司徒陶旣淸貧魚豢典略曰陶常與六郡然世業儒今
時陶爲掾建此議也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胡三省曰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
猶案豕性駭突難制以喻寇盜也前書

食貨志曰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臣前驛馬上便宜漢時上言變事及警事告急者皆乘傳詣雒陽見漢律廄篇梅福傳曰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是也 遂閉氣而死釋名曰屏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袁宏紀曰不食而死 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于孟子也 耽與

議郎曹操上言通鑑考異曰案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

注弟秉爲濟陽侯濟濱當作濟 當有黃精代見春秋緯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 詔

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都護當作都候左右都候主劍戟士徼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 洛陽

市胡三省曰洛陽市長秩六百石屬大司農 沐茂胡三省曰沐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上官資孫愐曰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夫以上官爲氏 管霸奏雲等事袁宏紀曰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邀爲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也 霸詭言胡三省曰竊疑奏若爲雲等言而獄詞則致之死故下云使小黃門可其奏也 顧使小黃門可其奏百官志曰舊光祿勳有二署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受事案袁宏紀乃小黃門吳伉也 賈琮水經注作賈瑤 刻石表之水經注曰今石柱尚存俗猶謂之賈氏石柱

舉賢良方正廣陵列士傳曰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爲長髮方正 被蒙復除前書王子侯表曰詔復家師古曰復

繇賦役也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皆舍先鄭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辛楚（李善曰楚猶痛也）闕之盛衰者也（刊誤曰闕下有脫文）注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知章懷何據以為公羊傳也）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北辰之尊（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九辰之神也）私幸宦者之舍（俗本作宦官）正營（本或作征）霍諝（鄴都亭侯）張敬（山陽西鄉侯案敬先為符節令見來歷傳）歐陽參（脩武仁亭侯）李偉（宜陽金門侯）虞放（寃句呂都亭侯）周永（下邳高遷鄉侯惠棟曰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公孫度（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見魏志）時青蛇見前殿（建寧二年四月壬辰事一云熹平元年四月甲午）大風拔木（五行志曰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熒惑守亢（熹平九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國命所繼（繼即繫也李固傳羣下繼望亦讀為繫古文繼繫通用易繫則徵繫繫亦作繼許慎所撰九經會撮）司空劉寵斷斷首善（袁宏紀曰寵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接賓客教諸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初平一年（一年當作二年否則稱元年矣）子奇有識（古知識字讀為志）

虞詡　傅燮　范津　蓋勳　臧洪

乃說李脩案袁宏紀詡說太尉張禹與傳異也單外前書何並傳曰冢淘單外胡三省曰單外言無蔽障疽食浸淫而無限極言如疽之食肉浸淫府濱而無止極也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王伯厚曰樊準傳永初初上疏五府調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其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敵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趙典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議郎注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以史考之永初永和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樊準與傳皆是此注則失矣當云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見樊準傳今謂四府是時缺太傅也皆從詡議王符潛夫論曰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羈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則亡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為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其說與虞延安傳南容之議合得朝歌何衰袁宏紀衰作裒縫其裾為識今本作幟注同遷武都太守考異曰下云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罷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又云上問何從發此尚表云受于懷令虞詡由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攻圍赤亭注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

東南胡三省曰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案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即此發無不中續漢書曰三發而三中虜眾亂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三省曰謂知賊過水必踏淺而渡因于其處設伏以待之招還流亡袁宏紀曰招還流民三千餘戶下辯劉昫曰漢下辯道屬武都魏于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又改白水爲同谷辯音步莧反楝案漢李翕碑題名辯當作辨注始到穀石千案續漢書云始到郡穀石千五百脫五百字續漢書引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卷孟生許沖上說文曰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即是也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胡三省曰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逮法拘繫無辜乃爲免司空陶敦考異曰案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自引胡三省曰自引謂引分自裁也東箱顏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形也恭有俊才恭漢安二年爲太史令見律曆志傅燮此傳全採燮孫傅元所撰傅子也少師事太尉劉寬案今劉寬碑陰有傅南容名字此皆釁發蕭墻劉陶疏曰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故謂釁發蕭墻也楊贊王允傳有護羌校尉楊瓚後爲尚書注幹集曰幹字彥林林一作材見三國志注位至扶風太守裴松之曰終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注阿陽縣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爲漢陽邊章等進圍昌于冀冀刺史治也宋梟

注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梟不孝鳥不當以此命名此必嶌字之訛續漢書作淵音相近也　夏育育事見鮮卑傳　狐
槃晉書載記曰狐槃在天水冀縣袁宏紀作狐磐　先出家糧以率衆袁宏紀曰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勳曰我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
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穀爸者二千餘斛　徵拜討虜校尉袁宏紀曰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于是徵爲武都太守詔大將軍
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勳祖道京師　三怨成府魯語子叔聲伯曰若成氏有三亾
樂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也　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
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爲怨三府可　注扶風孫瑞孫瑞上　桂陽魏傑獻帝紀有
謂多矣韋昭曰怨之所聚故曰府　脫士字　步兵校尉
魏傑疑　在朝臣右袁宏紀曰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　昔武丁之明猶求箴
卽是人　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
諫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　臧洪洪傳全用王仲　字子源唐贈工部尙書臧懷恪
自東晉蓋元固安得見之　宣樊雄記也　碑歷叙臧氏作子原案
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　注南至句餘何焯曰餘　立其父生爲越王吳志
點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當作無　作許
昌云自稱　注河南趙建章依左雄傳　魁梧注梧音吾前書張良傳贊曰
陽明皇帝　衍章字　以爲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　聞張良之知勇
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　陷冰丸前書郊祀志曰
日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　堅冰淖溺晉灼
卽消液經籍志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　紹興兵圍之水經注曰今東武陽城四
周紹圍郭尙存水匝隍塹

于城東北合爲一樻注郭公則郭圖字公則高元才高幹字元才劉子璜裴松之曰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諸軍無事何焯曰軍當從三國志作君金方金方謂涼州涼州在西金西方之行故涼州有金城郡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